

筆記小說大觀

集

釣磯立談
玉音問答

南唐釣磯聞客著

宋胡銓著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八

新編

立教

玉香閣

馬慶印書

南唐釣磯聞客著

釣磯立談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釣磯立談序

叟山東一無聞人也清泰年中隨先校書避地江表始營釣磯於江渚先校書意薄簪組心許泉石每乘雙犢版輅車車後挂酒壺山童三五人例各總角負瓢并席具以自隨遇景物勝槩則取酒徑醉或為歌詩自號釣磯閒客割江之後先校書不祿叟嗣守弊廬頗窺先志不復以進取為念會王師弔伐李氏挈宗以朝湖海表裏俱為王人大同之慶有識之所共咸以為百生不可逢之盛際叟獨何者而私自怫鬱如有懷舊之思追惟江表自建國以來烈祖元宗其所以撫奄斯人蓋有不可忘者時移事往將就蕪沒叟身非朝行口不食祿固無預於史事顧耳目之所及非網罟之至議則波濤之竊語也隨意所商聊復疏之於紙僅得百二十許條總而題之曰釣磯立談使小子溫成誦於口粗以存其梗概云吁文慙子山之麗興哀則有之才愧士衡之多辨亡亦幾矣

釣磯立談

南唐 釣磯間客著

自楊氏奄有江淮其牧守多武夫悍人類以威驚相高平居齋几之間往往以斬伐為事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識點畫手不能捉筆者及烈祖以軍功牧昇州初以文藝自好招徠儒俊共論治體總督廉吏勤恤民隱由是遠邇宅心以為己歸義祖聞之自京口往視其所為見其城隍浚整樓堞完固府署中外肅肅咸有條理遂自徙治而居之更以京口付烈祖時金陵之民顧懷其惠莫不心折氣沮但逼迫義祖之威而無敢建白者初烈祖推不欲朱方之行自為宣城而義祖不之許尚遲迴若有所待客有宋齊邱者私勸烈祖曰昔項羽叛約王沛公以漢中之地時皆以為失職左遷唯蕭何贊之以為語有天漢其稱甚美今明使君中有大志而忽得京口其名殆不可失也且西朝拱己知訓童昏老臣宿將不甘詬辱度其勢亂在旦暮蒜山之津曾不一昔而可以定事更捨此利而求入宣城山中卒卒度歲月其亡聊奈何烈祖驚起執其手曰善哉子嵩非吾子吾無所聞之中夕促駕而之官其在京口政猶金陵也居無何朱瑾殺知訓廣陵大亂烈祖以兵宵濟朝不易位而中外晏如遂代

知訓執政柄霸圖兆於此矣

叟曰。禍福之來。雖各象德。而事有機會。皆相憑藉。是以風旋而上升。水激則彌悍。有情之所忘。每為無情之所轉。太空之中。夫疇覺之哉。嚮若義祖本無歆羨金陵之心。則烈祖不得徙鎮矣。又烈祖以梅冶自乞。或如其欲。則亦無因而至京口矣。京口之不至。則廣陵之亂孰恃。而弭廣陵之功。不在烈祖。則霸圖亦無自而託業矣。吁。夫豈人謀之所及也耶。非人謀之所及。然後有以知天命之至。不可以幸而冀也。昔者伊摯以媵女而相成湯。百里奚驚羊而見知於秦。竇姬行號而母漢室。袁婦伏膝而媿曹宗。是故非意之意。嘗為事之基胎。一日之獲落。君子不以為病焉。知卒業之有所在故也。

趙王李德誠有客能言天文。以之占測時事。十有七八。一旦謂德誠曰。昨夕元象大異。揚州當流血無限。朝貴陷首穴胸。後考其日。乃朱瑾殺知訓之夕也。又烈祖執政柄時。義祖忌之。將啟以知詢為代。中外岌岌。人無固志。宋齊邱夜召知術者劉通微同宿。而徵其事。坐久聞鼓聲。通微投袂而起曰。子嵩事必中變。政事僕射。安若泰山。不足多慮也。彼懷惡志者。自當受禍。金鼓之聲。漸漸然。殆有大喪與。夕未曙。捷步至。

白義祖死矣

叟曰吉凶之萌未見兆朕而上動躍次旁關聲象彼知術者乃能言之於事先若合契券曾無毫釐之差然則阪之不可以為陵陵之不可以為隄高下隆殺固已有經分而懸定于冥默間者矣世之昧者方且逞智計勞思慮虛憍夸毗以意其所不可必顛狂妄行而卒與禍會吁可勝恨也耶

以上曹氏棟亭刻本佚

吳王稱號淮海時廣陵殷盛士庶駢闐忽一旦

曹刻

有黃冠道人狀如病狂手持一

竿竿首

曹刻無竿首二字有上字

挂一木刻為鯉魚形自云鍾離人也行歌於市曰盟津鯉魚肉

為角濠梁鯉魚金刻鱗盟津鯉魚死欲盡濠梁鯉魚始驚

曹刻誤作如

人又云橫排三十

六條鱗箇箇圓如紫磨真

曹刻

為其竿頭挑著走世間難遇識魚人大率

曹刻其他如此

意者凡數十篇時人莫能曉歲餘忽不知所之其後武義年中江南謠言又有東海

鯉魚飛上天之語及烈祖受命復姓李氏立唐社稷其言方驗

叟曰鯉之

曹刻鯉誤作魚無之字

與李聲相通也魚而肉角則龍矣雖以金刻鱗猶為魚也

江南雖為強國而以偏霸終焉

曹刻此無以下云

魚之象也頃嘗讀西天竺書說因因

相襲皆如旦之有夕相隨不捨其言將信然大抵帝王稱制其德澤方廣滋被滲

漉流以及遠。根葉粵布。雖五運互迭。不無興衰。要其種姓。當有肖似者。是以二帝
三王。共祖軒轅。卯金之祚。絕而復續。江南諸蕭。雖享國之日淺。然無大罪戾。向契丹
使至江南。迺去有蕭氏者。與耶律氏相為始終。由是觀之。濠梁曹出盟津。厥有旨
哉。

烈祖初得政。盡反知訓之所為。接御士大夫。曲加禮敬。躬履素樸。去浮靡。而又寬刑
勤理孜孜不倦。是時方鎮窺伺。曹刻事資彈壓。烈祖視聽不妄。指撝中節。平居曹刻

下有自號曰政事僕射。高位重爵。推與宿舊。故得上下順從。人無異意。齊臺之建。擢

宋齊邱。徐玠。

曹刻脫

為左右丞相。於其所居。號為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遣人

司守闕。徵物色。北來衣冠。凡形狀奇偉者。必使引見。語有可

曹刻采

曹刻米下。隨即

陞用。聽政稍暇。則又延見士類。談宴賦詩。必盡歡而罷。了無上下賤貴。

曹刻作貧之

隔。以此二十年間。委曲庶務。無不通周。

曹刻

知興利去害。人望日隆。沈彬先事獻山水

畫障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及將受禪。頭陀范志嵩賦月詩云。徐

徐東海出漸漸到亨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繫以是言之。人之與能也。有自來

矣。是以吳社遷換。而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蓋盛德之所移故也。

叟曰峻極之山神明憑依翳薈之邱雲氣出焉凡水之有旋桓曹刻誤流今從毛本折脫折

字波者必生脩鱗帝王之量其亦有以異毛本作兼今從曹刻人者矣嘗試觀孝曹刻衍高

皇帝其總收權綱維御羣雋曹刻云延當國匪解敦守純樸雖漢之高光不是過

也徒以其崎嶇偏左曹刻之國地勢不便加以天之付畀自有限量只是遠圖之

所就僅足以稱霸而已惜夫

武義中有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曹刻云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

似楊花沒了期及烈祖受禪其日白雀翔於庭郡國以曹刻脫符瑞言者不曹刻脫

可以數計其尤曹刻最著者江西楊花為李臨曹刻誤帥川李樹生連理於是始乃曹刻下還

宗之議初立唐宗廟定郊堂之位國丘誌祀之夕迺孟夏上旬月至三鼓當沒而升

壇之際皎然如晝柴燎畢乃沒太史奏言月延三刻遠近歎以為異事

叟嘗見長老相與言頗有疑以為未必然者其意蓋以謂南唐在六合間才數州

之境詎得天應以祥眚曹刻禎祥如是之審也叟辯之曰人之精誠上下感假旦畫之

所接精禋之所交亦何所不有昔衛先生畫長平之策而太白襲曹刻誤覽月燕丹謀

秦而白虹貫日魯陽揮戈而羲輪輟御宋景有曹刻景字下有一言之善而法星

退舍。以至柳起上林。石立太山。赤伏登漢。金雌讖晉。或曲為一姓。或專錄一人。亦

有庶女含冤。而赤地千里。隕霜殺菽。匹夫致孝。而魚躍冰開。冬竹生萌。近世馬仁

曹刻裕之生也。紫氣充庭。盧文進出軍失律。而黑蟒擁膝。及其歿也。赤氣曹刻

宵騰。有星落如杯。姚曹刻景晝寢。而丹蛇游於觀準之間。王興夢有流星之警。曹刻

脫有流而幾斃於飛石。凡此數子。曹刻無者。位不過節將。曹刻然猶肝鑾胎

彰。又況胙土開國。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曹刻為人神主。以曹刻對越

上下者耶。曹刻此說者乃以隋志日行上道。遂疑往事無準。固不可以執一而

廢百也。

烈祖每言百姓皆父母所生。安用爭城廣地。使之曹刻肝腦異處。膏塗草野。是以執

吳朝之政。僅將一紀。才一拒越師。所謂不得已而用之。及受禪年。兩江土寓。曹刻比

曹刻諸侯最廣。兵力雄。曹刻盛氣可以吞噬。謀臣桀將。方有建立功名之意。一日內

曹刻中。坐有詔曰。知足不辱。道祖之至戒。革廓則裂。前哲之元龜。予嘉。曹刻無

與一二卿士大夫共服斯箴。討伐之議。願勿復關白也。其後錢塘大火。宮室器械為

之一空。曹刻宋齊邱乘間進言曰。夫越與我膏齒之國也。我有大施。而越人背之。度

劉我邊陲。汚濁我原泉。股不附髀。終非我用。今天實棄之。我師晨出而暮踐其庭。願勿失機。為後世憂。烈祖愀然久之。曰。疆域雖分。生齒理一人。各為主。其心未離。橫生屠殺。曹刻戮朕所弗忍。且救災睦鄰。治古之道。朕誓以後世子孫付之於天。不願以力營也。大司徒其勿復以為言。於是特命行人厚曹刻脫遺之金粟繒綺。蓋車曹刻下馬相望於道焉。暮年先理治命。引元宗而告之。曰。德昌宮凡積兵器縉帛曹刻七百餘萬。吾棄代後。汝善和鄰好。以安宗祏。曹刻為意。不宜襲隋煬帝之迹。恃食阻兵。以自取亡覆也。于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風采。元宗之初。尚守先訓。改元保大。蓋有止戈之旨。三四年間。皆以為守文之良主。會元老去位。新進後生用事。爭以事業自許。以謂盪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上意熒惑。移於多口。由是構怨連禍。蹙國之勢。遂如削肌。曹刻其後來齊邱復起於遷謫之中。謀為自固。更相唱和。兵結而不得解矣。未及十年。國用耗半。有杜昌鄰者。經事永陵。還自外鎮。復領計司。撫按大慟。曰。國事去矣。夫鴻鵠養護六翮。將致千里。今拔取之。以傅斤鷃。寧不使人恨恨也。

叟嘗笑諸葛孔明。號稱王佐才。然不知地小人單。窮兵不休。兩川之人。坐是不聊。

生忠則忠矣。安所事智。今江南壤

曹刻壤下
衍地字

毛瘠薄。土泉不深。

曹刻其人輕佼剽
誤沒

悍。不能耐久。非中國之敵也。

曹刻云中國
非所敵也

自有曹刻宇宙以來未有偏據而可以

成大功者。稽考永陵之心。夫豈不欲以并包席卷為事耶。

曹刻

顧其所處勢有未

便故也。有如孫陳之季。皆區區不度。以至魚爛。由是言之。江表五十年間。父不哭

子。兄不喪弟。四封之內。安恬舒嬉。雖流離僑寓之人。亦獲案堵。

曹刻亦獲弗天弗
其安堵也

橫。以得及真人之期。吁。烈祖為有大造於斯土也明矣。

周世宗伐淮之歲。建陽孟貫於駕前獻所業。其首篇貽棲隱峒章先生。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宣見。問貫曰。朕伐罪弔民。何有巢無主之有。然獻朕則可。他人應不汝容矣。

叟以謂孟貫小生。不知所以邀說萬乘之道。而世宗皇帝亦不得不為失辭。古訓有之。師以直為壯。曲為老。又魏絳之辭曰。師眾以順。為武王者之師。有不出則已矣。其舉事也。沛如時雨之將至。百嘉仰之以生焉。夫人骨仰之以生。則孰肯為敵而輸死。江南初未有失德也。徒以連叛臣而致討。且疆場之故。一彼一此。亦胡可勝言。乃如周之本謀。但規取淮壤。而借此以為之辭。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聲

之所馳無翼而能飛方將幸人之不之

曹刻無之字

知弗可得也項見故老猶能言淮

上事周師之出也歟無棲糧廩無留藏卷地以往視人

曹刻如土芥墳墓圯毀老

幼係縲壙落之地皆腐骨填里鼓絕響

誤刻殆無炊煙於是自邳溝以北皆羣聚

而成團糊紙以為甲壞鋤耰以為器因廢壘以為固官軍與之對則往往折北是以

劉仁贍以死守壽春人相啖食而城卒不肯下孫忌睢盱於樓車之上不顧身首

異處違詔而致其區區之忠為人臣有如此二人者可以與古烈士比

曹刻不標

異以獎薄俗而俱從顯戮文武之師固如是乎當此之時人心踴躍然南首以冀

會李氏

曹刻誤代

君臣失謀橫生嫌間其兵出不返望旗而先潰然且鑾輿再駕而僅

足以成割江之計所謂楚則過矣齊未為得也顧豈如甲戌之師

曹刻不血而

一國歸命焉詩云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斯之謂與

宋子嵩以布衣干烈祖言聽計售遂開五十三州之業宗祀嚴配不改唐舊可為南

國之宗臣矣及世事移改新用事者爪距銛銳方曹起而朋擠之當其弔影於九峰

之底所謂幾瀕於死地一旦復得政柄內顧根柢失據危而易搖因隳其初心而更

思所以自完計首開拓境之說規以矜企動上心於是南生楚隙西結越釁晚舉全

鈞

立談

五

國之力而頓兵於甌閩堅壁之下。飛輓芻粟。徵發徭戍。四境封

曹刻

之內。為之騷然。鍾

山李公建勳。為賦詩。

有曹刻脫

粟多未必為全策。師老須防有伏兵之句。蓋切中於

當時之病。李宗坐是不競。而子嵩之名。亦因以隕。悲夫。

叟嘗謂顏垣夷塹。何有於污墁。毀冕裂弁。孰施於面目。正子嵩之謂矣。且古之欲

固其位者。亦何所不為。

為曹刻脫

女寵婦謁。所以蕩其情也。

為曹刻脫

田獵觀

曹刻

燕游。所以耗其志也。為落落不合。所以開其矜夸也。為戰鬪危事。所以胥其恒

曹刻

畏怯也。人君倘不自覺。知未有不墮其計中者。竊嘗譬之一國之有君。猶心之宅

百體也。苟一體之不密。則膚腠受邪。而病氣干其正矣。病氣干其正。可以漸靡。而

曾不知懼。猶且表表自喜。以為完人。其可復觀。

曹刻缺復

也耶。有如子嵩者。其

生平志業。蓋以孔明茂宏為不足法。至其晚節末路。乃乘人主膚腠

曹刻缺

之隙。

而危為一竅之邪。鄙哉斯人也。

曹刻脫

古語不云乎。棟折榱崩。僞將壓

焉。抑謂是也夫。

邊南院之始為將也。愛惜黠士卒。分甘絕苦。其所過之地。秋毫不犯。出入城邑。整

齊而有容。時人從而目之曰邊菩薩。望其旄纛之所指。舉欣欣

曹刻脫

然相告曰。是

庶幾其揜理我也。及其既耄，則威不克愛，綱紀紊亂，玩侮饕餮。曹刻缺禁約不勝，時人又從而目之曰邊和尚。望其旄纛之所指，舉疾視而相告曰：是憤憤曹刻缺者，無寧其浼我也。

又曰：夫愛憎之實，既貿於區中，則毀譽之形，必遷於外次。譬之龜馬，灼其中者，文

刻誤又見於兆矣。古語云：愛其人者，愛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夫烏之所集，

其屋必潤；儲胥者，主人儲意誤以待客之地，其敬我者，更將致憎。故君子之所

以自立，不可不戒。

唐祚中興，大臣議廣土宇，往往皆以為當自潭越始。烈祖不以為是。一旦召宋齊邱

馮延巳等數人俱入。元宗侍側，上曰：天下之勢，低昂如權衡，要當以河山為腹背，腹

背奠，然後手足有所運。朕藉揚曹刻徐遺業，撫誤有東夏，地勢未便，猶如繪事，窘

於邊幅，雖有手筆，無所縱放。毛遂云：雖曹刻未得處囊中，故也。如得處囊中，則必穎

脫而出矣。毛本云而我之所志，大有以似此。每思高祖太宗之基緒，若墜冰曹刻谷，

痿人不忘起，盲人不忘視，以方我心，未足以訓其勤。然所以不能躬執干戈，為士卒

先者，非有所顧愴也。未得處囊中，故也。馮延巳越次而對曰：河山居中，以制四極，誠

如聖旨。然臣愚以謂羽毛不備，不可以遠舉；旌麾黯闇，不可以號召。興賦不充，不可

以興事。陛下撫封境之內。共已靜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將有所志。必從跬步始。今

王潮餘孽。負固閩徼。井蛙跳梁。人不堪命。錢塘君臣。孱焉不能。

曹刻得

自立。而又割。

割地重斂。下戶斃路。荆楚之君。國小而今。以法論之。皆將肇亂。故其壤接地連。風馬

相及。臣愚以為興王之功。當先事於三國。上曰。不然。土德中否。日失其序。倘天人之

望。或未之改。朕尚庶幾從一二股肱之後。如得一拜陵寢。死必目瞑。然嘗觀劉德興

乘累捷之威。羣胡斂衽之際。不得據有中原。乃留弱子而狼狽東歸。朕甚陋之。及聞

李密勸元。感鼓行入關。意壯其言。至密自王。亦不能決意以西也。近徐

曹刻脫徐字

敬業

起江淮之眾。鋒銳不可當。不能因人之心。直趨河雒。而返游兵南渡。自營割據。識者

知其不能成事矣。此皆已驗之事也。朕每傷之。錢氏父子。動以奉事中國為辭。卒然

犯之。其名不祥。閩土險瘠。若連之以兵。必半歲乃能下。恐所得不能

曹刻脫下恐所得不能六字

當所失也。況其俗怙強喜亂。既平之後。彌煩經防。唯諸馬在湖湘間。恣為不法。兵若

南指。

曹刻脫南指

易如拾芥。孟子謂齊人取燕。恐動四鄰之兵。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

惡名。我不願也。孰若悉興稅之。入君臣共為節儉。惟是不腆之圭幣。以奉四鄰之歡。

結之以盟誼。

曹刻作明誼今從毛本

要之以神明。四封之外。俾人自為守。是我之存三國。